

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Á

□李建周

近年来,一批带有某种亲历性的乡村题材文学作品引起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具有经验的鲜活感和接地气的当下性,与现实之间构筑了更为紧密的情感关系。作品记录的乡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于作家来说并非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而是如数家珍般的亲历。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探索趋向:有的以集体记忆的个人化展现精神生活的价值;有的经由历史记忆的当下化描绘文化结构的痼疾;有的通过乡村记忆的城市化突出审美探索的意义……与此同时,同类题材中出现了大量低水平重复之作,这种同质化书写阻碍了乡村书写的有效性。因此,深入探讨当下文学中的乡村经验显得尤为必要。

在城乡共生的社会结构中,乡村经验的再发现是重构当代文学和现实关系的重要契机。急速变化的生活和人们日新月异的感受,很长时间没有在文学中得到应有的回应。大量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出现,是作家走出书房下沉基层后的成果。这些作品有些类似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纪实类文学,因着力解决当下具体问题而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问题小说,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都曾经以大放异彩的文学形式记录了历史的变迁。而今乡村书写成为热点,是对文学经验长

期远离人们日常感知的强力反弹。

乡村书写的有效性并不直接取决于作品中的日常经验。并不是非虚构写作中的生活事件不重要,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事件并没有被作家转化为有效的文学经验。新时期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都曾以爆炸式的增长方式历经繁华,但是从文学史效果来看,那些“新闻小说”和纪实文学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文学的遗忘机制提醒作家,文学书写的有效性并不等同于经验的亲历性。由于个人视域的限制性,真正的当下经验往往是不可见的。作家只有找到个人表达的有效路径,才能与人们感知到却没有表达出的现实发生共振。

在此,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陈涛和李浩的作品,看看一个侧重写实一个侧重虚构的作家是如何让乡村经验转化为文学中的现实感的。

在非虚构作品集《在群山之间》中,陈涛将下乡扶贫的集体记忆转化为个人化经验,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重要性,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想象却并不天然具有优势和特权。这种集体记忆只有通过有效的个人化书写建立自己的身份意识和文化标记,才能转变成可以流通的文学经验。陈涛借助公共记忆走向自己的内心深处,直面自己置身的大地,通过不断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

思,向人们打开了一扇乡村经验书写的窗口。

从北京到甘南的空间转移,带给陈涛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与普通意义上的观光游览不同,担任乡镇第一书记的陈涛真正融入了乡村的日常生活。与在单位上班的日子相比,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精神空间生成了。在《“浪山”》《小镇一日》等文章中,既有对远离城市喧嚣的藏区山民狂欢节的沉浸式体验,又有呆坐在烛光映照不到之处回首往事的内心悸动。撕开了模式化城市生活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挤压,《另一种生活》浮现在眼前:老旧与洋气并存的穿着装扮,快速与缓慢交织的生活节奏,本与异化交替呈现的居民特性。对于新旧碰撞交织的小镇来说,“我”始终是被这个熟人社会隔绝于外的人。不过恰恰是这种有距离的观察,才能更准确地捕捉眼前的乡村生活。《困境的气息》《小镇青年、酒及酒事》等文章让人感受到的是冷力关这个小镇“生活的内部”。在被称为“瓶子”里的苍蝇的青年身上,作家看到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困境以及他们以疯狂饮酒自我释放的生活方式。

之所以反复强调“生活的内部”,是因为陈涛不满足于还原式地记录“另一种生活”,而是要描摹时代的经验纹理和刻画人们与命运抗争的心灵轨迹。他的《山上来客》《芒拉乡死亡事件》等文章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来

读,正是对“生活的内部”的强调,使得他的非虚构写作有了跨文体的特征。同样,我们以“生活的内部”来观察李浩的《灶王传奇》,就会看到这个久远的故事背后刻录的是与当下生活共振的心灵图景。尽管小说披上了寓言的外衣,但是其内在经验纹理依然清晰烙印着当下生活。

就小说的现实感来说,《灶王传奇》所呈现的分明是加了一层滤镜的人世间。灶王们表面上很像古代记录帝王将相起居言行的史官,实际记录的却是隐身在历史深处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景观。小冠的双面人生就是在灶王的笔下呈现出来的。大火中丧生的小冠,偶然间救了龙王,重新投胎到了朝中大臣家。带着前世记忆的小冠经历了从为非作歹到与人为善的转变,串联起生活的种种可能性。故事的逻辑,人物的心理甚至一些细节都具有明显的当下性,甚至直接来源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小说以荒诞的形式书写记忆中的乡村经验,却因这种经验是沉浸于“生活的内部”的而产生了明显的现实感。

作为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豆腐灶王,实际上也是普通民众生活的体验者。他一方面负责忠实记录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作为一家之主为大事小情操心劳命。双重身份使他的情感变得纠结,人的情感常常超出神的情感。本来灶王的职责是直接记录寻常百姓家的是是非非,即使有恻隐之心也不能参与人间秩

序。但是在目睹谭豆腐家的悲惨遭遇之后,灶王还是为了小冠的事央求龙王、高经承、城隍老爷、魏判官,其艰难与卑微正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写照。拥有双重身份的豆腐灶王,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而对于李浩来说,则通过历史记忆的当下化呈现了文化结构的痼疾,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试图开拓当下经验的可能性。

这种面对现实的焦灼同样在陈涛笔下出现。《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甘南漫行》等文章中都有过相似的表述。只不过经由作家的重构,白天的忙碌和夜晚的安静构成一种对称。一边是困难如影随形,坚持与放弃反复交织缠绕的自我,一边是安静平和感受时光体验新奇经验的自我。那个群山环绕的小镇之所以让作家魂牵梦绕,是因为这种乡村经验与作家的自我意识相互照亮,生成一种新鲜的文学经验。正是生活发现和自我发现的交织,将作家从固化的生活轨道中抽离,在探索崭新世界和发现自我的同时重新构筑了文学经验。

乡村经验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活跃的场域。它连接着新文学悠远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面临着时代新问题的诸多挑战。对于能够有效激活现实感的作家来说,将会在新山乡巨变的写作浪潮中开拓出一种新的乡村经验的可能性。

# 文学中乡村经验的可能性

## 一条山脉的自然表达与文学呈现

贾平凹《秦岭记》读札



□陈华文

对于小说这一文体,作家往往着力于人物刻画和故事讲述,而对自然场景的再现则轻描淡写。淡化自然场景描写,不仅仅是小说创作的遗憾,从深层次讲则是自然认知的迷失。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其小说之名就开宗明义,将自然场景推到叙事的前台,山川河流草木鸟兽走兽,成为小说文本的最大看点。

从事文学创作近50年的贾平凹,是从陕南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从小对自然万物充满好奇。他青少年生活的地域算是秦岭的一部分。他的创作中,对自然有着细腻的表达,如《浮躁》《商州》《高老庄》《怀念狼》《古炉》《山本》《秦腔》等。而《秦岭记》是贾平凹对自然的集中、深度的思考。

该书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秦岭中人与自然的近60个故事,其中有山川里隐藏着的万物生灵,有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还有万沟坎褶皱里生动的物事、人事、史事。书中,既写秦岭的天文地理、书山居民、鸟兽虫鱼,也写花草树木和人生之悟。阅读中不难看出,这部小说有《山海经》《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文学的基因,其境界开阔深远,笔法摇曳多姿。

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言,创作中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和地域因素,这些因素让作品最后形成独特的气质和面相。2017年创作长篇小说《山本》时,贾平凹说秦岭是“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携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2021年在《秦岭记》收官之时,他反倒不知如何去描述秦岭——“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岭,写它历史的光彩和苦难,写它现实的振兴和忧患,苦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神。这还是着眼于秦岭里的商州,后是放大到整个秦岭。如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不难看出,作家对于秦岭的深情,藏在骨子里,流淌在血脉中。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贾平凹所写的故事,皆发生于文学地理意义上之秦岭。他将笔端对准秦岭,既写自然的秦岭,也写人文的秦岭。自然的秦岭绿水青山、物产丰富,是一座大型宝藏。对自然秦岭的文学呈现,他当然不会直奔主题,更不会简单表达热爱之情,而是对秦岭万物进行如数家珍的记录。这种记录,是发挥文学无限想象力,加之直面现实的反思。

《秦岭记》的每一行字,都是富有生机的、奔腾的,这便得读者根本不可能做到快读,而需要安静下来慢慢品读。小说开篇,写秦岭有一条倒流河,河流一般是由西往东流淌,而这条河是由东向西流淌。倒流河边有一座白鸟山,山是一块整石形成,山上只生长楸树和榉树。如此特殊的河和山,其实是为整部小说定调:秦岭的一切都是不凡的。小说中写到,有一棵古银杏树,原本被老人照看得挺好,可一个商人绞尽脑汁雇人砍掉,但在运输途中,一系列离奇的遭遇让商人寒而不寒,由此悟出一个道理:古树虽不会说话,但也有生命的气场,糟蹋古树必遭天谴。小说中没有多余的感慨和议论,在叙事中表达一种质朴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万物其实是生命共同体,人一旦破坏了平衡,就会遭到自然的惩戒。

连绵起伏的秦岭,不仅树木繁茂,也是动物们的乐园。书中对于动物也有精彩描写。在秦岭南坡,一个接一个的村落,质朴的山民一代又一代在此安居,这里常有各种动物出没。小说中对动物的描写充满想象:“他面前是一只鹤,鹤在叫着自己的名字……一头猪前腿搭在圈墙上,哼哼唧唧在笑。”拟人的手法,把动物写得惟妙惟肖,尽管显得夸张,但在山民的语境中却显得恰到好处。在贾平凹眼里,树也好,动物也罢,都通人性,都能与人交流。

《秦岭记》呈现出的自然与人,如同一个魔幻而传奇的万花筒:能听懂自然的忠告,高僧进入便会流出泉水的山洞,人抱着哭叶子就会一起流泪的皂角树,可以进入别人梦境的小职员……小说中,类似这样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动物、植物比比皆是。在现实的自然世界里,自然万物看上去是平凡的,不足为奇的,而在贾平凹的笔下,自然界一切生命的进场和退场,都自有安排。

《秦岭记》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稳健,彰显出一位作家老道的文学内蕴。“写好中国文字的一个句子”是贾平凹的座右铭。“不论是人是兽,是花木,是庄稼,为人就把人做好,为兽就把兽做好,为花木就开枝散叶,把花开好,为庄稼就把苗子长壮,尽量结出长穗,颗粒饱满”,这形象生动的比喻,值得所有作家去仔细揣摩。

## 不变的初心 坚定的信仰 ——评《戎冠秀:子弟兵的母亲》

□景笑然

巍巍太行山,绵亘数千里。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太行山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中既有云开天的大丈夫,也有胸怀天下的女英雄。在众多燕赵儿女之中,戎冠秀的名字至今被后人铭记,在岁月长河中闪现着别样光彩。

祖辈们撰写的《戎冠秀:子弟兵的母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是“闪耀的红星——红色革命英烈故事”系列丛书之一。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故事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的最好载体。

讲好红色故事是坚定理想信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源泉,挖掘其中的革命精神对于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品格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书中,作者从戎冠秀儿时生活的艰辛讲起,读者可以看到,在困顿的岁月中,戎冠秀依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精神。生活中的困厄没有磨灭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她思想上自觉要求进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永远跟党走”是戎冠秀不变的初心,做好拥军爱党的每一件事是戎冠秀坚定的信仰,她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该书讲述了戎冠秀从幼年到暮年的一系列感人故事,读者从中不仅能看到戎冠秀是如何

从童养媳成长为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的,更能看到我们国家几十年间所经历的从山河破碎到欣欣向荣的巨变。戎冠秀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面旗帜,正是因为她心中的革命理想大于天,信仰坚定永不变,在这种理想信念的支撑下,不管境遇如何,她只能做到“风来不动如山”。“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只有这样,人生的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干事创业才有不竭的动力源泉。

戎冠秀的英雄事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她勤劳勇敢,带领村里的妇女积极拥军支前。酷暑夏夜,她忍着蚊虫叮咬,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做军鞋,手指肚上磨出了鲜血,又磨成了老茧;数九寒天,她为伤员洗

涮绷带,手上冻裂的口子一道道。她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尽管生活在一天天变好,她也常常用“要学会自力更生,要懂得勤俭过日子。一顿省一口,一年省几斗……”这样的话来告诫儿女们。她先人后己,克己奉公,总是让家人先干完集体的活,再干自己家的。她心里装着人民,积极为身边的群众排忧解难。她拥军爱党,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救助伤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去部队慰问,她都随战士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因此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戎妈妈”。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在辽阔的燕赵大地上,红色的革命故事还在被人传唱,红色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红色的初心与信仰还会一如既往地坚定如磐。

## 于朴素中释放直抵人心的力量 ——谢小明《红色摄影之旅》鉴赏

□杨越彦

江山多胜迹,引人竞折腰。摄影人谢小明通过十余年时间的实地走访和拍摄,涉足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观将近300家革命历史类文博机构,拍摄红色纪念馆、博物馆,红军长征旧址,革命烈士陵园以及红色旅游景区等,遴选出近1000幅照片,集结为三卷本的主题摄影集《红色摄影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诗与远方是许多摄影人的梦想,但谢小明没有迷恋于诗意盎然的风花雪月,也没有陶醉于远方异域的万千风情,而是怀揣摄影的梦想,在神州大地的山川沟壑中探寻红色记忆,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的情怀。百年党史,无尽辉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华夏大地上留下无数红色印迹。谢小明满怀敬畏之情,追寻着

前辈的足迹,把散落在祖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博物馆一一收纳进镜头,直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旧址场景、展陈文物、史料文献等,让这些历史有了真实可感的一面。

红色纪念馆、博物馆在神州大地星罗棋布,有些纪念馆陈列方式较为单一,有些参观与考察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色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因此,构筑一个流动的红色博物馆,探索创新和完善红色遗产影像的新方式十分必要。谢小明不是专职的党史研究者,也不是职业摄影师,更不是一个旅行者,并没有专门的时间进行这样的寻访。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前前后后用了十余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甚至不能说完成,因为他还在不停地补充完善。

他镜头下的红色纪念馆、博物馆朴实无

华。摄影的二维性、拍摄对象的“普通”性、拍摄手法的白描性,让他的作品庄严素朴,显得很“艺术”,甚至连迷人的光影、精心的构图、典型的瞬间,以及幽默和趣味性,基本都看不到。没有激情,看不到浪漫,他的作品如缓缓流动的水,只负责把你引导到应该去的地方。这些消除了吸睛大法的影像,擘画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展现了镌刻在祖国大地上的红色地图,于朴素中释放着直抵人心的巨大力量。

有人说“摄影难就难在太容易了”,这句话在全民摄影时代显得格外精准。摄影的命门,不在器材,不在瞬间,不在千山万水,不在千难万险,而在于思想的深度、视野的广度、情感的力量,和对问题的态度。一句话,摄影在摄影之外。

当然,如果你追求的是愉悦眼球的效果,也没错。那就需要换个磁场言说。



## 聚焦新时代乡村的传统与新变 ——评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

□田振华

付秀莹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乡土作家,她紧跟时代潮流,以农村作为文学地标,持续书写当下的乡村巨变。从《陌上》对农村日常生活的书写,到《他乡》中进城的主人公对乡村的反思,再到最新长篇《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对乡村振兴的书写,展现了她对最熟悉、最难忘的故土的热爱,续写着她的新乡土诗学。

《野望》所展现的新乡土诗学,需要对照《陌上》来读。《野望》中付秀莹写的还是那个农村,还是农村里的那些人物,还是那些人物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看似恬淡、平静和波澜不惊的农村生活中,读者也会看到农村以及农村人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农村内部的自我“更新”,又有外部力量的驱动,尤其是乡村振兴的春风吹到了农村。

农村的不变,最明显的就是,农村的四季还是那样的四季,农村中的人还是那些人,农村人依旧在二十四节气的更替中生活生产着。付秀莹钟爱二十四节气,在《陌上》中,她用大量诗意的笔调,描绘了农村不同节气中的自然,以及自然中的人事物象。在《野望》中,她则直接以二十四节气作为章节,完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轮



回。今天的农村虽然是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农村,但依旧保留着诸多传统风俗。当写到节气时,作者用得最多的就是“农村这地方”,如:“农村这地方,大年三十这天吃饺子,大年初一早晨呢,还是吃饺子。”“农村这地方,大年初一早晨,吃过饺子,都要到坟上去,烧纸,点炮,端着饺子,带着白酒。”“农村这地方,出了门子的闺女,正月里要回娘家,叫回门。”

农村的变,一方面体现在农村内部的自我变迁上。这种自我变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变化。随着时光流逝,以贵山娘为代表的老年人开始离开这个世界,以翠台、根来等为代表的中年人在渐渐变老,而以大坡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人已成家并开启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无法抗拒时间的洪流,但又有了新的日常生活,如《陌上》中的翠台和根来在忙过儿子大坡的婚后,又在《野望》中开始为儿子和儿媳不和以及其他琐碎的生活而烦恼。二是精神层面的变化。相比《陌上》而言,作者在《野望》中倾向于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展现当下农村的精神现状。《野望》中的农村少了《陌上》中权力和金钱包裹下人心的浮躁和不安,多了新时代乡村人的安宁与平静,更多呈现的是农村人的坚韧和彼此之间的关爱、互助,以及在新的历史场域中的新生新变。如当赌徒有子因赌钱欠债被扣押时,农村人选择凑钱帮助有子还债;当翠台儿媳娶了儿子大坡吵吵回娘家后,翠台的邻里和亲人都帮着到儿媳家去求情说和。

农村的变,还体现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一系列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作者频繁使用农村的“大喇叭”这一意象。在农村,大喇叭成为宣传国家政策、发布村里通知等最为重要的工具。

农村的大喇叭把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传递给每一位村民。如集体养猪和土地承包制改革,兴办产业园、推进乡村工业化、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等举措。这些措施,使原本日渐衰败的农村重新焕发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的振兴使年轻人纷纷回归故里,除了像大坡这样原本走出去打工的人回归家乡外,还有学业有成的大学生也选择回家建设乡村,比如大坡大学毕业的妹妹二姐、喜计的博士外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改善了农村人的生活。

中国的乡村何去何从,也许我们可以从作者对农村书写的变与不变中寻找答案。乡村的不变更多意味着,乡村要留住那些传统社会中的优良元素,以农村为代表的乡村有着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密码。在《野望》中每一章的开端,作者都会引用一首古诗,那里藏着古代人的智慧、道德伦理和情感,而在农村人身上,或多或少还保留着这样的智慧、道德伦理和情感。农村的变化则意味着,小到乡村中的每一位村民,大到全社会,都在努力改变中国乡村的现状。乡村兴则中国兴。从这一意义而言,以付秀莹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对农村为代表的乡村新现实书写,找寻的既是当下乡村的发展新方向,也是乡土文学书写的新路径。